

心窗
片羽

自由的成本

◎朱朱

同学小谢性格散漫,上学的时候跟她一起吃饭,去食堂打饭前她必定慢吞吞重新洗脸,每次都等我焦躁到发火。诸如此类的事件经常发生,直到毕业都无法适应她的节奏。

毕业后没两年,她适应不了单位里繁杂的人际关系,辞职去了上海,跟男朋友结婚做生意慢慢买了房、买了车。她的大女儿去英国上大学的时候,小儿子才上幼儿园。都说大上海的孩子也卷得不行,但从未见她操心过孩子的学习,反倒是大女儿申请学校的时候指责小谢没有对她从小严格要求,搞得她比不过班里会作曲会写小说的同学们。小儿子要选幼儿园,她把市区的房子租了出去,搬到了青浦的别墅,正好在幼儿园附近。她也有烦恼的婆媳关系,但每次说起来都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,还一边说一边笑。

有几个周末去她家聚会碰面,眼见着她保持着从前松弛的状态,小区里几个孩子聚在她家上英文课,老师迟到了半小时无人抱怨,她的妈妈圈朋友坐着谈天说地,任凭孩子们楼上楼下疯跑。虽然小谢说近些年大环境不太好搞钱不容易,每个月捉襟见肘,但陪我们去工厂淘货时也毫无节制。

之前就听说谢爸爸是做生意的,小谢和她的老公也是沿袭了家族生意的模式和资源,所以才避免了开拓市场的苦和最初的打磨。她和她的孩子之所以不需要跟别人一样卷,背后的经济支撑是一个很大的因素。另一个同学财务状况也很好,基本上靠自己奋斗和勤俭,市区几套房子,无债务。孩子也上了大学,但她的状态就很紧张,姑嫂妯娌间的嫌隙不断,虽然她头脑聪明不落下风,但是心情受了影响。对儿子热爱游戏的毛病忧心忡忡,才大二就催孩子筹划考研。

想来我算是几个人里最穷的那一个,那种松弛感也是这几年才感受到的,不是因为经济上升带来的自信,而是因为精神疲劳忽然想开了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,干吗非得追求别人的标准。最近网上疯传一位年轻歌手的嗓音承袭了母亲的强大基因,她唱得真是好,但有更多比她更好的嗓音淹没在茫茫人海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,但有钱有资源另当别论。谁要是不把从前学的那些东西逐一辨证并加以调整,谁就愚蠢至极。

人对事情的思考总有些滞后性,这可能是眼界带来的弊端。每一份自由和松弛感的背后,都会有财力资源和人脉在兜底,都是家境长期浸润下的产物。要想在这个区别对待的环境下拥有一份淡定,有清晰的认识很重要,有自由的自我,才会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。



紫罗兰

◎曹梅恬

寻找家乡那条小河

◎孙同林

老家孙庄的一条小河一直藏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小河叫文昌河。文昌河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河,它由南向北,一会儿向东,一会儿向东北,一会儿向北,不慌不忙地向北流去……听老人说黄河有九曲十八弯,我一直以为说的就是家乡的这条文昌河。传说总是很美。母亲说文昌河的弯是龙游出来的。一条母龙带着她的儿子小龙一路游来,母龙不放心跟在身后的儿子,游一阵就要回过头看一看,于是,小河留下了一路弯曲。我曾站在小河拐弯处,察看有没有游龙留下的痕迹。

我家的水埠口就在文昌河上。母亲时常下到水埠口洗东西,但她不准我到那里去,因此,在母亲洗衣服的时候,我就站在岸上,看蹲在水埠口上的母亲。我觉得这很不过瘾,过一会儿就要喊一声:“妈妈——”母亲抬起头来看看,见没什么事,就又低了头继续做手里的事情,我便又喊一声:“妈也——”母亲被我喊烦了,嗔怪一声:“喊什么,要吃奶呀!”我便噤了声,眼睛望向小河的远处,在歪歪斜斜的芦苇丛里,正好摇过来一条小渔船。渔船啪嗒啪嗒地响着,声音传出很远,由远而近。孩子们都知道,那是一条打鲢鱼、鳊鱼的船,附近的孩子闻声赶过来

看热闹,我便不再寂寞。

夏天,大雨过后,河水涨满了河床,晃荡着河岸,河里漂满了轻盈的浮萍。有人在桥边守网捕鱼,孩子们又拥到那里,看鱼在网里蹦跶,看捕鱼人被溅得一脸水花,于是,飞出一阵嘻嘻哈哈。

雨后的日子,一些比较“野”的孩子,在河边抓到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,他们拿在手上向人们炫耀,又去追赶那些胆小的女孩,引出一片惊叫。我从家里悄悄拿来一个小网兜,想到河里捞鱼。看看水里一群鱼在那里优哉游哉地游来游去,我把小网兜悄悄伸到鱼群底下,然后猛地向上一抄,满以为这次网里一定有鱼,起水一看,网却是空的。我常常就这样站在水埠口上与鱼儿们斗智斗勇,一斗就是半天,直到母亲找了来,我便潜入芦苇丛里去,任她喊破嗓子,就是不肯出来。直到母亲的喊声远了,我才悄悄爬出来溜回家,目的就是一个,制造假象——我没有一个人独自下河。

文昌河两岸有不少树,桑树、杨树、楝树、榆树等等,最大的一棵是长在土地庙后面的银杏树。“杨树不蛀撑破天”,果然,那些杨树没有不生虫的。榆树总是先开花后长叶子。榆树的花儿像一串串绿色的铜钱,俗称榆钱儿。我印象中的榆树

长得不是很高,在一人多高的地方就开叉长出树枝来,刚好可以轻松攀爬上去。在那艰难岁月里,每年春上就会有人爬榆树采榆钱,或蒸或煮,以填饱肚子。

小河的周围环境在不断变化。1966年,在离文昌河不远的地方,新开了一条红星河。红星河是一条南北流向的河,南引长江水,北连栟茶运河。文昌河的不少河段就在开新河的时候被填埋了,河边的树也大多被伐去。这以后,我外出读书,参加工作,直到退休后,才又真正回到家乡。

2019年,扬州至启东的高速公路全线通车,高速公路从孙庄村(孙家庄)横穿。文昌河又在修筑高速公路的时候被填去不少。值得庆幸的是,我家旁边的那段文昌河还在,河边那棵大银杏也一直守在小河旁。

前年,孙庄村乡村振兴建设中,在这棵有着一百三十多年树龄的银杏树下建成了长寿文化广场,另一侧建起了村史馆,从村史馆向前,是村庄的农民公园——文昌园,依傍文昌园的就是那段古老的文昌河,小河上建成了观景曲桥和电动水车等富有特色田园风光的景观。

时光荏苒,悄无声息。我走啊走,走啊走,却就是走不出家乡这流淌着的小河。

芬芳
一叶玉兰
一瓣

让一块顽石活起来

◎林小森

买盆栽时,偶遇几位闲极无聊的客商在市场外面打牌。老钟一问之下才知道,堆放在市场外面的这些乌泱泱的太湖石,如今很难卖出去。能体现“皱、漏、瘦、透”之美的上佳石材如今越来越少了,另一方面,有小庭院的人家虽然不少,但石头买回去,怎样搭配花木,很多人家都没有经验,最后甚至只是在石头上晒了被子。

老钟就买了一块一人多高的太湖石,雇了小皮卡车运回家。

他对一脸困惑的钟嫂说:当年上大学时,倒是旁听了造园大师陈

从周先生弟子的不少课。陈先生造园的精髓就是:“静寓动中,动由静出”。一块光秃秃的石头,就算玲珑剔透,如果没有与藤蔓草木伴生,看上去就缺乏生气。

反复查看了那块石头的高度、石皮的颜色与孔洞套叠的形状,老钟在石头凹进去的那个底角种一棵凌霄,他跟妻子解释说:“这种爬藤植物很泼辣,一到春天它就会迅速上蹿、攀援,在石头的顶部形成悬坠的绿色瀑布,然后,一到初夏它就开花了。花朵是橘红色的,一簇簇,就像小喇叭一样,在一团浓荫里面,非

常耀眼。”

老钟又解释说,现在这块石头不好看,是因为它缺乏植物攀援后形成的阴湿小气候,寸草不生,连青苔都不长,因此看上去人工斧凿意味很重,接近于水泥雕塑。种凌霄、种紫藤,可以让石头披上绿袍,垂下花朵,生出青苔,它就活了。时间越长,爬藤植物的主干便会虬曲多姿,带来独一无二的沧桑感,连带着这块石头也会变得斑驳灵秀又耐人寻味。

等了足足两年,一棵凌霄,盘活了钟家小院所有的景致。